

2018年

中国

短篇小说

排行榜

贺绍俊 主编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2018^年
中国
短篇小说
排行榜

贺绍俊 主编

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18年中国短篇小说排行榜 / 贺绍俊主编. -- 南昌: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9.1

ISBN 978-7-5500-3111-1

I. ①2… II. ①贺… III. ①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253588号

2018年中国短篇小说排行榜

贺绍俊 主编

出 版 人	姚雪雪
责任编辑	胡青松
书籍设计	方 方
制 作	何 丹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20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
开 本	850mm×1168mm 1/16 印张 20.75
版 次	201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 数	250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3111-1
定 价	43.5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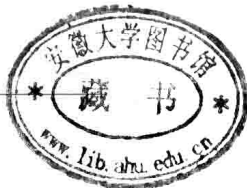
赣版权登字 05-2018-482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

目 录

- 1 雷 默 你好，妈妈
- 18 郭 爽 妈妈叫我沿着大路走
- 38 须一瓜 会有一条叫王新大的鱼
- 69 孙 频 在阳台上
- 82 翟之悦 如水似铁
- 96 老 藤 一滴不剩
- 116 二 湘 转 盘
- 127 哲 贵 骄傲的人总是孤独的
- 142 马晓丽 陈志国的今生
- 162 余一鸣 制造机器女人的男人
- 178 盛可以 偶发艺术
- 203 范小青 变 脸

- 217 张 楚 夜 鸟
- 229 任晓雯 朱三小姐的一生
- 246 王秀梅 李公佐
- 259 肖克凡 特殊任务
- 282 黄咏梅 小姐妹
- 299 鲁 敏 球与枪
- 320 朱山坡 深山来客

你好，妈妈

雷 默

我姓金，单名乙，上面还有个哥哥，叫金甲。从名字及排行上看，我父亲在设想下一代阵容上有一份雄心勃勃的计划，但由于我，他的理想过早地破灭了。

随着我呱呱坠地，我母亲过世了，她死于难产大出血。

“你是妈妈用命换来的。”金甲第一次这么对我说的时侯，我已经六岁，距离那场事故过去了整整六年，我毫不知情。那天，十一岁的金甲和六岁的我挤在一张破沙发上看动画片《葫芦兄弟》，大概是七个葫芦兄弟提醒了金甲，他本该有一大帮兄弟，而眼下却只有我一个，他才突然冒出了这句话。

我不知道该如何应对，那时候我已经知道了死亡是怎么回事。就在前不久，整天嘻嘻哈哈的玉萍阿姨溺水死了，据说那天晚上她喝了点酒，然后一个人去水库洗澡，倒在及膝深的水里没有起来。找到她的时候，她被水草覆盖，就露了几缕头发在外面，整个人都僵直了，手上挂着一块毛巾，毛巾上叮着几颗螺蛳。她三个儿女挤在一张藤椅上，哭成一团乱麻。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好的事，空气中散发着令人不快的味道，我也不喜欢那种一边停放着棺材，一边吹吹打打的气氛，那是一条生命没了。我不清楚母亲当时是怎么没的，用金甲的

话来理解，好像我和她中间隔着一道门，我一脚跨进了门，她一脚跨出了门，这之后，我们再也没有遇到过。

金甲见我没动静，似乎也意识到话说重了，他主动地来跟我示好。他从书包里翻出了一包“唐僧肉”，递给我。用好吃的零食来疗伤，是金甲惯用的手法。每年暑假，电视里都会播放《西游记》，有个食品厂脑筋非常好使，发明了一种零食，叫“唐僧肉”，吃上去鲜美无比，嚼起来还有肉感，我至今也没弄明白那到底是用什么材料做的。我们从父亲那里讨到零钱，然后去小店换成“唐僧肉”，每次我和金甲都均分，往往我先吃完，金甲的“唐僧肉”却没完没了。他总是骗我说已经吃完了，却经常趁我不注意偷偷地吃。我怀疑他有个神奇的宝贝，把“唐僧肉”存放在里面，会一包变两包……永远吃不完。

这次不一样，我接下了“唐僧肉”，却迟迟开心不起来。金甲见我闷闷不乐，他给自己打了鸡血，学着葫芦娃的模样，在那里大喊大叫。他只要一兴奋，我就不好意思不理他，但我总感觉，每次一兴奋准出事。果然，在沙发上蹦跳了几下，就听到下面的木板发出了清脆的断裂声。金甲和我都愣住了，小心翼翼地沙发上下来，趴到地上去察看。沙发底部好端端的，没有断裂的木板，金甲说没事，他一屁股坐回沙发上，又是一记惊心动魄的声音。

“断了！”我喊了一声。

金甲吓得脸色也变了，他默默地穿上拖鞋，看着门外。

院子里，父亲正在给我们做玩具弓箭。为了这把弓箭，他砍了好多竹子。我们家院子里的竹子不是毛竹，是春竹，细细长长。这堆竹子也不是父亲一口气砍的，他砍一棵，修剪完枝条，觉得不合适，便丢弃在一旁，再砍一棵。显然父亲也不太擅长做玩具，既然答应了，他只好硬着头皮在做，砍刀、钢锯、榔头散落一地，他被这个玩具困住了，满头大汗，嘴巴里不停地骂人，骂归骂，但他又不肯停下来，他好像就是这么个臭脾气。

金甲很怕把他招惹进来。闯下祸，似乎搁置一段时间，父亲的怒气会消掉一些。金甲在屋里转了个圈，突然跟我说，第一下断裂是我造成的，没有第一

下，他坐上去，那木板不会断。我蒙了，说实话，事情刚刚发生，但我也记不清到底是谁在沙发上蹦跶，造成了沙发木板的断裂。当时，我们两个人都在沙发上又蹦又跳，混乱当中，谁踩断的木板？

金甲总是这么聪明，如果是一个人造成的后果，父亲会把怒火全撒到那个人身上，那人肯定遭殃，如果两个人分担，父亲的责罚会轻很多。我和金甲激烈地争辩起来，父亲放下手中的活计进来了。他问出了什么事，我和金甲都没有急着说，似乎谁先把这事说出来，就是谁弄断的木板。

父亲让金甲先说，金甲说完了，他会让我再复述一遍，这是他一贯的做法，两个孩子，他一直用均匀的方法对待，对谁都不偏心。在陈述的过程中，他不喜欢我们插嘴，我和金甲之间的分歧，他会自己做一个判断。

我以为逃不过一顿挨打，没想到父亲检查了沙发后说：“本来就快破了，看看还能不能修好，以后当心点。”

这事就这么过了，我和金甲心中大喜，果断放弃了看动画片，快速地逃窜到外面，生怕父亲反悔，又追罚我们。在奔跑的过程中，我突然想到了这事的起源在于金甲。我常常这样，在事情发生的时候，理不清头绪，事后把事情捋一遍，会找到问题的根源。我跟金甲说：“应该怪你的，你不提妈妈，我会生气吗？我不生气，你会在沙发上逗我开心吗？”金甲笑嘻嘻地看着我说：“爸爸都不计较了，你还想着，再提，我不让你跟着了。”我只好放弃了争辩，转头又问他：“你记得妈妈是什么样子的吗？”

金甲贼兮兮地看了我一眼说：“当然知道，可我不会告诉你。”

我丧气极了，金甲转眼之间又有了鬼主意，“你绕着这棵树跑十圈，我告诉你。”金甲指着池塘边的大樟树说。那棵樟树我们几个孩子一起手拉手抱过，需要九个人才能围起来，树干像一堵陡峭的悬崖，已经没有人可以爬上去了，它的树冠高过了所有的屋顶，我总是很羡慕它，觉得大树长到足够大，就远离了各种伤害。

“跑就跑。”我围着大樟树跑了起来，金甲在一旁给我记数，跑到第五圈

的时候，我就晕了，脚下的路往后退得飞快，我想尽办法，想让自己慢下来，却还是感觉到天旋地转。我扶住了树干，喘着粗气，金甲在旁边催促着，说停下来不算。我又跑起来，接连不断地摔跤，金甲在一旁看得哈哈大笑。

跑完后，我拉住了金甲，让他告诉我妈妈的样子。我们家里没有妈妈的一点痕迹，她穿过的衣服，用过的东西，什么都没有留下。金甲显得很神秘，他凑近我，用头顶住了我的头说：“你觉得妈妈会是什么样子？”

我的脑袋中豁然出现了《葫芦兄弟》的画面，妈妈会不会也是一条葫芦藤？上面挂满了葫芦，葫芦熟了，掉到地上，蹦出来一个孩子？

金甲笑得前俯后仰，他说：“傻瓜！那是植物，人怎么可能是葫芦变的。”

我问他：“那是什么变的？”

“妈妈跟玉萍阿姨差不多，我用这只眼睛看到过的。”金甲指着他的左眼，他说得一本正经，我觉得他不像在骗人。金甲又说，“那个地方只能用一只眼睛看，她住在一个箱子里，爸爸看完就锁上了。”

我惊讶得瞪大了眼睛，眩晕的感觉还在眼前晃荡，抬起头，阳光透过树冠照下来，晃动的光斑像天上有人在朝我眨眼睛，那感觉美妙极了。我想象着那个住着妈妈的箱子，原来她并不是没了，而是找了个地方躲起来了。

“那箱子大吗？”

“当然大！铜锁比你手臂还粗，钥匙一直由爸爸保管着。你不能去看，连我也只能偷偷地看。”金甲特意叮嘱我，这事不能跟任何人说，尤其是父亲，不然他以后再也看不到妈妈了。虽然我也想看到妈妈，但我怕一提，连金甲也不跟我说妈妈了，只好点点头。金甲又变戏法似的从裤袋里掏出了一包“唐僧肉”，他说：“这真的是最后一包了，你一半，我一半。”他艰难地分了一小撮给我，没有他说的那么爽气。

那个午后，因为从金甲那里获得了一个巨大的秘密，我觉得空气都是香喷喷的。金甲提议去后山的柿子树那里玩，我高兴地答应了，一路尾随着他。他

跑得飞快，经常在远处停下来等我，等了几回后，他有点不耐烦了，说带着尾巴真不方便。我也不跟他生气，金甲好像长到了身体快破壳的年纪，他跟我说过，地球引力对他快不起作用了，他感觉自己会飞。

那棵蓬勃的柿子树据说是我爷爷的爷爷种下的，现在正是它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，我和金甲夏天的一半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。金甲到了柿子树下，总会往手心里吐一口唾沫，搓一搓，然后像猴子一样灵巧地攀上树枝，其中有一条横卧的树枝可以睡觉，那上面的树皮已经被金甲的屁股磨得精光。金甲挂着两条腿坐在上面，看着树底下爬不上去的我，眼睛里既得意，又有点炫耀的意味。

那天，他突然心血来潮，要拉我上树，说有重要的事告诉我。我对别的没兴趣，但上树对我来说充满了诱惑。我试着爬过那棵树，因为够不到第一个树杈，抱着树干蹬两下就溜下来，还经常擦破腿上的皮。尝试了几次，都以失败告终，我就再也没爬过那棵树，其实，我做梦都想上去。

金甲一条腿挂在了树枝上，左手攀住了上面的树杈，像只猴子一样垂了下来，我握住了他的右手，使劲往上爬，他夸张地喊起来，说我太沉了，像头猪。可说归说，他的手并没有松，扯住我的手臂往上拉，我见他脸憋得通红，红得带了绛紫色。树干还是要命的光滑，我的两条腿在那里不停地打滑，我在树下说：“要不算了，我不上去了。”金甲并没有立刻松开手，他又做了一番努力，然后把我放回了地面。

手一松，他的脸上的紫红色立刻就消散了。看着他不停地甩手喊累，我打起了退堂鼓：“上不去，算了。”金甲在上面怪我，他说：“你自己不努力，我怎么可能拉你上来？拉一头死猪比拉一头活猪难多了。”他好像跟这件事耗上了，这点跟父亲的脾气很像，不懂得知难而退，一定要死磕到底。

我越退缩，他就越想坚持，弄得我兴致全无，想一走了之。这时金甲从树枝上飞跃而下，一把拦住我，他劝导了我一番，耐心地告诉我，先迈左脚，脚尖搁在一个凹槽上，再迈右脚，放在另一个高一点的凹槽里，然后再上一步，

挂住第一个树杈，这样就上树了。他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，像猴子捞月似的垂了下来，我按照他的指点，一步一步地往上攀，终于爬到了树枝上。

在树枝上一坐下来，金甲大舒一口气，他冲我大喊：“笨死了。”我却觉得非常的惬意，脱离了地面，那真是一种神奇的感觉。金甲在我身旁窜来窜去，还微微地摇晃着树枝，我紧紧地扳住树杈，感觉浑身硬成了一块铁板。金甲却像没事一样提醒我放轻松点，他闹了一会，在我身旁坐了下来。

“一棵大树，两个小人，有没有觉得很诗情画意啊。”金甲得意地说。我点点头，看到他伸出舌头，添了一圈上嘴唇，那里的绒毛黏在皮肤上，湿漉漉的，好像比前阵子黑了一点，也长了一点。

我问金甲：“你会不会长胡子？”

金甲惊异地看着我，他说：“你怎么知道我要跟你说的？”

我说：“不知道啊，原来你要说这个事，那我不听。”

金甲说：“不是我的事，是我们班的长脚，他平时上厕所从来不跟我们一起，老是一个人偷偷摸摸地躲在角落里撒尿，别人说他那里长毛了。我还不信，有一次，趁着他不注意，走到他身后，一把把他的裤子脱了下来，很多人都看到了，说那里果然有毛，而且是黑毛，比胡子还长。”金甲说完，怪笑起来，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好不容易收住了，他又说，“长脚当场就哭了，跑到老师那里去告状，结果我挨了一顿批评。老师说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，到了一定时候，每个男孩身上都会长毛，嘴唇上也会长胡子。咦——难看死了！”金甲露出一脸的鄙夷，我也被他说得恶心起来，我说：“我不想那里长毛。”

金甲说：“谁想啊？可这事由不得你，这几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摸摸自己那里，好像有东西要钻出来，刺喇喇的。”

金甲一脸愁容，他发呆的样子让我觉得这事确实挺烦人的。金甲的眼睛中充满了忧愁，他说：“如果和长脚一样，长那么难看的毛，我就从树上跳下去，摔死。”这念头是如此可怕，我险些从树上一头栽下去。我强烈要求金甲把我从树上放下去，金甲犹豫了一下，同意了。

我们从柿子树上下来，径直回了家。父亲还在忙着给我们做玩具弓箭，看样子快成型了，削好的竹片用火一烤，弯曲成了弓的形状，他正在给弓上弦。旁边还立着一个人，我认识她，她在菜市场卖活鹅，大概经常跟鹅待在一起，她看上去也像鹅，四肢短小，屁股快垂到地上，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。她经常来我家里，跟我父亲说，家里少个女人总是不成样子的。她同情地看着我和金甲，似乎想让我们跟她一起觉得自己身世可怜。父亲每次都苦笑着说，现在也习惯了。说完，他一脸慈祥地看看我和金甲，那眼神似乎在征求我们意见。

金甲总是对她充满敌意，他似乎知道她不怀好意。因为金甲仇视，我也跟着仇视，只要她跨进家门，我就会马上跨出门外。有时候，她会尖着嗓门说：“我又不会吃了你们的，躲着我干吗？”说这话的时候，我总是不敢看她的样子，我怕一抬头真的会看到她张开的嘴巴。在我和金甲的身上白费了力气，她就开始四处转悠，然后跟我父亲说，这房子的方位不太好，一般的房屋都是朝南的，再不济也是朝东南或者西南的，我们家的房子朝向正西，所以家里会出事。我父亲听了就笑笑，说那是迷信。

我特别不喜欢她的神神道道，这让她看起来像个巫婆。金甲比我勇敢，看着她转来转去，会赶她走。被一个孩子赶，她觉得很没面子，并不立即就离开，还是到处转悠，渐渐地转到门外。她一到门外，我就立刻进屋，能远远地听到她跟我父亲说：“你孩子真厉害，会赶人了。”我父亲直起腰，看着我和金甲，这明明没有我什么事，可那时候我很愿意跟金甲站在一起。父亲教育我们，小孩不能这么没礼貌，对大人要尊重。金甲鼻子里喷出一声很响的气，同时脸涨得通红。就在父亲要爆发的时候，那女人说：“算了算了，没有妈妈，孩子总难管教一些。”她说着风凉话走了，似乎她来我家，就是为了挑拨一下我们和父亲的关系，她走路的样子更加难看，从一只母鹅变成了一只公鹅。她走了以后，父亲自动地平息了下来，我总怀疑，很多事情，大人都是做样子给别人看的，连生气都要假装一下。

父亲像没事一样，把做好的两把弓箭递给了我和金甲，这让我们欣喜不

已。他给我们各做了三支箭，也是用竹子削的。他先给我们做了示范，冲树上射了一箭，我听到树叶发出一阵哗啦啦的叫喊声，那支箭被耗光了力气，跌跌撞撞地从树枝上摔下来，又轻巧地落回到地面上。父亲捡回了那支箭，一脸满意地回来了，他说练到有准头了，可以射下鸟来。

我和金甲几乎同时有了个梦想，希望可以射到鸟，做一个小小的猎人。但那仅仅是一个梦想，我们猫着腰，蹑手蹑脚地在树底下钻来钻去，也一本正经地冲麻雀开弓，但离谱的误差很快消磨完了我们的兴致。于是我们把目标转向了别的动物，家里的黄狗很快遭了殃。金甲对着它的后腿射了一箭，黄狗哀嚎着跳了起来，我们在一旁看得快笑晕过去，兴奋得抱在一起庆祝。

很多动物都成了我和金甲射箭的目标，我们拿着弓箭找伦叔家的公鹅报了仇，这只趾高气扬的公鹅每次碰到我，都会追着我跑，有几次跑慢了，还被它狠狠地啄过。但这些动物并不笨，它们不会等着挨你的箭，必须追着它们跑，一跑起来，射中它们的概率就没有偷袭的时候那么高。我和金甲得出了结论，最好玩的还是家里的黄狗，虽然它也会痛得跳起来躲开，但你招呼它一下，它又会乖乖地回来。

我们就这么一次又一次地消磨黄狗对我们的忠诚，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黄狗的不情愿，我喊它的时候，它的两条前腿动了一下，又站住了，它远远地看了我一眼，注意到了我手中的弓箭，故意把头转过去，望着别处，两只耳朵竖得笔挺。金甲怒吼道：“造反了，你给我过来。”黄狗吓了一跳，它的两条前腿本能地想奔跑起来，可疼痛记忆让它条件反射似的收住了脚。金甲放下了手里的弓箭，朝黄狗跑过去，嘴里开始呼唤它。黄狗冲他亲热地摇晃起尾巴来，金甲跑到它身边，一把抱住了它，然后冲我大喊：“快过来，射它。”

我举着弓箭跑了过去，黄狗意识到了危险，开始激烈地挣扎，金甲也没料到黄狗还有这么大的劲，在他怀里左冲右撞，把他带得踉踉跄跄。金甲使出了浑身的劲，想用身体压住黄狗，他一边试图制服黄狗，一边冲我喊：“愣着干嘛？快射它！”

于是我搭箭上弓，冲着挣扎的黄狗射了一箭，可就在箭离开弓弦的一瞬间，金甲被黄狗掀翻在了地上，黄狗一骨碌起身跑开了，那支箭阴差阳错地插到了金甲的脸上。他痛苦地倒在地上打滚，满脸是血，我彻底吓蒙了。

父亲听到动静，从屋里跑了出来，他一把抱起了在地上打滚的金甲，试图掰开金甲的双手。金甲在那里撕心裂肺地哭喊，他哭着跟父亲说：“我看不见了。”我这才发现，那支箭插在了金甲的左眼上。恐惧让我瑟瑟发抖，我走上前去，被父亲一巴掌扇翻在地，他冲我大吼：“滚远点，你这个害人精！”

我忘了疼痛，也忘了哭泣。以前我以为一个人哭了就是最害怕的时候，其实不是，恐惧到了极点，人会变成一张白纸，什么都没有，轻飘飘的，只想飞走。

父亲抱着金甲，一路狂奔，他去了伦叔家，伦叔的拖拉机停在门口，说明他已经拉石灰回来了。随后我看到伦叔急匆匆地从屋里出来，摇响了拖拉机，父亲抱着金甲坐在满是石灰的帆布上，父亲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茫然空洞，我本能地低下头去。拖拉机去了镇上，金甲的哭喊声听起来是那么揪心，很多人跑出来看究竟，看到了远去的拖拉机，在那里七嘴八舌地议论。我听到了自己心跳的声音，胸口那里隔着衣服，能看到上下剧烈的起伏。我很担心，心脏会不会从那里飞出来？

那天傍晚，伦叔一个人回来了，他看到我，竟出奇的和蔼。他告诉我，金甲伤得挺重，镇里的卫生院吃不消，已经派救护车送到县城医院去了。他留我在他家吃晚饭，给我盛了饭，送到我手上，又拿了一双筷子递给我。我拿起筷子，发觉手抖得厉害。伦叔说，“别想了，吃饭吧。”

我把头埋在碗里，使劲往嘴里扒饭，吃着吃着，我感觉有眼泪滴下来，滴到了碗里，可我不想让伦叔看到，把脸埋得更深了。那些被眼泪泡过的饭粒，吃进嘴里咸得有些走味。我越吃越伤心，鸡骨似的肩胛抽动得厉害，伦叔拍着我的背说：“你怎么了？”我抬起头问他：“晚上能不能睡在您家？”伦叔说当然可以了。

其实，我不敢讲出来，金甲出事后，我想念我妈妈了，但是晚上一个人住在那个屋子里，我又开始害怕，我很担心，妈妈从黑暗中走出来，即便是抚慰，我也感到毛骨悚然。那个鹅一样的女人说我们家的屋子方位不对，这加剧了我的恐惧。

吃完饭后，伦叔帮我洗了脚，让我睡在他的脚后头。夏天挺热的，他家的凉席有些黏人，睡着睡着，我闻到了一股艾草的味道，那股味道让我很放松，很快地进入了梦乡。伦叔第二天跟我说，我晚上睡着了，抱着他的脚，他整晚都没敢翻身，怕吵醒我。我听了觉得很难为情。伦叔却笑笑，问我是不是做梦了。我摇摇头，心里却想，这艾草的味道会不会是伦叔身上散发出来的？

就这样，我在伦叔家吃住了差不多一个月时间，一个月过后，父亲和金甲回来了，金甲的脸上缠着绷带，只露了一只眼睛在外面，父亲消瘦了很多，眼窝子凹进去，看人的目光有点深邃。他们回到村里，引来很多人嘘寒问暖，父亲一一向他们道谢，然后他来伦叔家把我接回去。一个月过去了，父亲的怒气已经消散了，他对我冷不冷不淡的，轻声喊道：“回去。”我默默地跟在他身后，回到家里，金甲露在绷带外面的眼睛看了我一眼，也没有跟我打招呼。

我问他：“你还疼吗？”

他摇摇头说：“还好，已经不疼了。”他说话声音小小的，像个腼腆的小姑娘，离开了一段日子，金甲好像对家里的一切都陌生了，四处打量着周围，像在别人家做客，不敢轻易地去碰触东西。

这种生分让我觉得别扭，我突然在心头涌起一股莫名的客气劲，主动地去烧了一壶开水，给父亲倒了一杯茶。端过去的时候，他指了指桌子，示意我放在上面。他沉默良久，然后跟我说：“以后你离金甲远点。”我“哦”地应了一声，脸迅速地烫了起来。我看了一眼金甲，他也正好看我，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。

金甲出事后，我感觉自己的处境完全变了。只要我一接近小伙伴，他们的父母会立即把他们喊回身边，他们像看怪物一样地看着我。我听到过他们的窃

窃私语，他们说：“离他远点，他不知道轻重的。”“这么小年纪，对自己的哥哥都敢下这么重的手。”“别忘了，他妈妈是怎么没的，这人是个灾星。”我很想告诉他们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可他们远远地躲着我，似乎我身上携带着瘟疫病菌。

父亲叮嘱我之后，我主动地远离了金甲，也许他们说的是对的呢？我就是个灾星。可几天过后，金甲主动地来跟我说话。

我和他保持一段距离，我说：“别靠近了，爸爸看到了不好。”

金甲却像没事一样，晃着脑袋说：“这事不怪你，怪我自己运气不好。”

“可谁能保证你跟我玩了，以后不会再出事呢？”

“出就出吧，我不跟你玩，你还跟谁玩？”金甲说得很轻松，我却听得鼻子发酸，我说，“你真的不疼了？没骗我吗？”

“不信你自己过来摸摸。”他把那些绷带扯开了一道缝，让我看里面受伤的眼睛。我犹豫了一下，凑上前去，看到里面的眼睛闭着，眼眶周围还有结痂的血迹。

“拆了布条，你以后还能看见吗？”我忧心忡忡地问。

“医生说看不见了，管它呢，看不见就看不见了，不是还有一只是好的吗？”

“我宁愿伤的人是我，如果我受伤了，你们可以不用担心。”

金甲推了我一把说：“别瞎说！你以为这很好玩吗？”金甲这一推，我感觉他下手挺重的，但我心里很痛快，觉得他挺仗义的。我难以想象，如果这一箭射到别人的眼睛里，将会是什么样的后果。

那个鹅一样的女人已经来我家附近转悠过很多次了，这次她瞅准机会，逮到了缠满绷带的金甲，嘴巴里发出了“啧啧啧”的声音，她说：“伤得这么重啊，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。”她凑近了金甲，金甲厌恶地闪到了一边。她又看着我说：“这是你闯的祸吧？”我也没有理她。

“这事得亏发生在你们亲兄弟身上，要换成别人，那还不把家给掀翻

了？”她继续说着。见她又要往我家里闯，金甲一把挡住了门，我也跟了上去，靠在了门的另一侧，堵死了她的去路。这时候，我父亲从屋里出来了，他拨开了我们。那个女人跟我父亲说：“你还让他们一起玩啊？”

父亲愣了一下，他看了看金甲，又看了看我说：“没事，现在他们应该有分寸了。”那一瞬间，我注意到父亲漠然的表情开始融化了。

“这还有分寸哪？到时候闹出人命来，后悔都来不及了。”

父亲尴尬地笑笑说：“不会，不会，哪有那么严重。”他看我的眼神像大鸟看着雏鸟，他似乎才意识到我这只雏鸟快被大自然淘汰了，他突然心生了不舍，想把我呵护起来。

鹅女人眨了眨眼睛，跟我父亲小声说：“我没说错吧？这房子的朝向有问题。”

父亲的脸上顿时布满了阴云，他的声音沉了下来：“你不要给我瞎说，再胡扯，我们家不欢迎你来。”鹅女人讨了没趣，翻了翻白眼走了。我看到父亲像受了打击，在台阶上坐了半天，脚边丢满了烟屁股。

金甲受伤后，父亲每天晚上必来一趟我们的卧室，他一推开门，我们就必须睡觉，直到我们鼾声起来，他才退出房间，所以我一次都没看到过他关上门出去的样子。父亲总是比我们更晚睡觉，更早地醒来，他每天都比我们多活几个小时。

有一天，我突然纳闷起来，那段我们睡得毫无知觉的时间里，父亲在干什么呢？金甲瞥了我一眼说：“那还会有别的？在跟妈妈见面呗。”他突然来了兴致，凑近我耳朵，给我出了个主意。

那天晚上，我和金甲早早地躺到了被窝里，假装睡着了。过了一阵，父亲推开我们的房门，看到我们熟睡的样子，他放心地掩上门退了出去。又过了一会，如果不是金甲提醒我，我真的又睡过去了。他指指门外，示意我出去。我蹑手蹑脚地来到了父亲的卧室门外，卧室的门关着，通过锁孔，我看到父亲背对着门，他果然在跟人悄悄地说话。他说金甲的眼睛好不了了，这是一辈子的